

## 伊朗核强硬外交探析

韩继伟

(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 伊朗内贾德政府执政以来,在核问题上立场强硬,三次逾越安理会所设置的停止浓缩铀活动的最后期限,几次进行军事演习,对美国的恐吓更是不屑一顾。究其根源,可以看到,伊朗之所以如此,有其历史的原因,亦有其现实的因素;有其国际因素,亦有其国内原因;有其民族的特性,亦有其个人的特点。

**关键词:** 伊朗;核问题;根源

**文章编号:** 1009—0673(2007)02—0008—0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2005年8月初,内贾德就任伊朗总统并组建自己的内阁,新政府随即在核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立场:拒绝欧盟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正式启动核转化活动。2006年1月,欧盟和伊朗的核谈判再次中断。2006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作出“将伊朗核问题向安理会报告”的决议。2006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为冻结伊朗铀浓缩活动设置最后期限。2006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有关伊朗核问题的1696号决议,并就暂停有关活动设置了期限。2006年12月23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737号决议。但内贾德政府仍继续伊朗的铀浓缩活动,对国际社会的呼吁不予置否,仍然坚持强硬到底的立场。本文试从历史、现实,国际、国内,民族、个人等多个层面来分析内贾德政府推行核强硬政策的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看,伊朗的核强硬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朗的历史纠葛是分不开的。一部伊朗史就是一部波斯民族饱受屈辱的苦难史。自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产生开始直至16世纪沙法维王朝建立的800年间,外族入侵一直困扰着波斯的发展。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塞尔柱军事帝国等的征服和统治,致使伊朗从未建立起真正的独立和统一的中央政府。自16世纪以来,英、法、俄、德、美等列强纷至沓来,波斯民族饱受摧残和蹂躏,国家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屈辱的民族史,在伊朗人民的心目中构成了沉痛的民族积淀,无论是东方大国,还是西方列强,没有哪一个国家会真心实意地帮助伊朗发展。众所周知,1953年美国扶植巴列维上台后,伊朗显然成了美国的重要盟国,但美国在伊朗人心目中的形象却一直很糟糕,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干涉伊朗的内政,伊美关系的伤痕让伊朗人难以忘怀。

**收稿日期:** 2006—11—16

**作者简介:** 韩继伟(1964—),男,山东济宁人,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主要从事中东国际关系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美国势力早在二战期间就渗入了伊朗,战时美国人米尔斯曾一度担任伊朗的财政总监,控制着伊朗的经济命脉。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伊朗民族主义领袖、首相摩萨台宣布将伊朗石油国有化,因而成为英美的眼中钉、肉中刺。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帮助逃亡国外的巴列维重返伊朗。20 世纪 70 年代末,伊朗国内反国王运动高涨。1977 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卡特,在人权问题上不断向伊朗国王施加压力。而在巴列维危机四伏之际,美又将其抛弃,要求巴列维国王“为了他本人及伊朗的最高利益”离开伊朗。1979 年巴列维国王最终在绝望中离开伊朗,王权宣告垮台。在与伊朗新政权的交往中,美国的行为也大大伤害了伊朗人,伊斯兰革命后,美国一直对伊朗采取敌视政策,特别是在两伊战争中后期,美国先发展与伊拉克的外交关系再到间接对伊拉克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一直到后期对海湾的直接介入,“护航事件”、“客机事件”的发生是伊美间武装冲突的突出体现。两伊战争后,美国在继 1993 年推出“双重遏制”政策后,相继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通过“达马托法”,禁止第三国公司在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进行投资。美国甚至以军事相威胁,国会还拨款 2000 万美元试图颠覆伊朗政权。美国在伊朗的这些劣迹,加剧了两国间的不信任感。

从伊朗现实的角度看,伊朗的核强硬与伊朗的战略位置、现实处境分不开。伊朗是一个文明古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中心,亚洲的西南部,东临亚洲的腹地,西达欧洲的心脏,北濒里海中亚,南隔波斯湾与海湾国家相望,属于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海陆兼有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它不同程度地受制于海陆势力的夹击之下,面临两个方向的战略压力和吸引,资源、力量因此配置分散。在陆上,伊朗面临的压力多半来自土耳其、以色列和美国。伊土虽都为伊斯兰国家,但伊朗是严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教合一国家,土耳其则是一个凯末尔化了的世俗的伊斯兰国家;对外政策方面,伊朗极端仇视西方,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对外政策,这使伊朗难以融入国际社会的主流。与此相反,土耳其则是北约成员国,加入美国占优、西方主导的安全共同体。不仅如此,双方还在政治理念、国家体制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和对立,还有伊土都是中东屈指可数的大国,拥有较大的军力,都有在中东发挥巨大作用的抱负,由此可见,安全两难存在于伊土关系中。中东的另一军事强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安全威胁同样难以忽略。犹太国家以色列是西方国家强加给中东的,伊朗很难容忍以色列的长久存在。其次,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牢靠的盟国。美伊关系自 1979 年以来一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美国利用以色列制衡其他的中东国家,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在中东获得优势,伊朗认识到以色列势将成为它在中东获得优势的头等障碍,双方关系在短期内无根本改善的可能。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的情势下,以色列在军事方面占据的巨大优势对伊朗构成的威胁正愈益加大,冷战后美国地缘战略的根本大目标是通过控制欧亚大陆,并进而称霸全球。在美国的战略棋局中,伊朗起着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来,美国政府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出发,以强烈的单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黩武主义态势加速推进其霸权或准霸权。美国发动反恐打恐战争,并成功地将伊朗北部的高加索和中亚作为美国反对伊朗的“前沿战略阵地”。更何况,美国还以压倒性的优势摧毁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并在这两个国家建立了亲美政权;波斯湾南岸,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海湾六国,美国在部分国家建有海军基地,强大的美国第五舰队驻扎在波斯湾。概言之,在海上、陆上美国已从多个方向实现了对伊朗的合围之势,全然改变了 1991 年海湾战争前伊朗海陆疆基本保持总体安全的状态。

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所处的安全环境十分恶劣,在某种程度上,伊朗处于核国家的包围之中,其周边邻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伊拉克(美欧当时指责萨达姆政权秘密开发核武器)都拥有核武器,伊朗视以色列为美国之后的“小魔鬼”,两国相互敌视,关系紧张。宿敌萨达姆在两伊战争期间多次用导弹袭击德黑兰和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而伊朗却无力作出相应的遏制手段,惨痛的教训使伊朗刻骨铭心,发誓决不允许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伊拉克的威胁消除后,伊朗面临着来自美国更大的威胁,伊朗的战略家私下表示,伊朗的核计划的目标是成为日本那样的国家,不生产、不拥有核武

器,但要掌握先进的核技术能力,伊朗相信这种能力可以增强伊朗的国防力量,成为抵御外来侵犯的有效“威慑力量”。

## 二

从国际因素的角度看,世界大国的地区博弈为伊朗强硬的核政策提供了很大的周旋空间,伊朗核问题表面上只是核不扩散问题,实际上则是美伊关系问题<sup>[1]</sup>。伊朗认为,它之所以能够在核问题上与美国周旋,是因为其丰富的外交资源“吸引”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伊朗形成“利益交汇”,使伊朗核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地缘、能源和宗教因素的综合,构筑了世界主要大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始终“冲锋在前”,这缘于伊朗在俄罗斯战略棋盘中的特殊地位。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维持与伊朗的友好关系首先是俄维系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前提。其次,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始,伊朗成为俄遏制北高加索地区逊尼派极端伊斯兰势力,防止亚美尼亚被孤立,和平解决塔吉克斯坦内战及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势力的传统伙伴。第三,伊朗是土耳其的地区对手,可以削弱土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而俄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一直不够稳定。第四,俄罗斯和伊朗同为里海沿岸国家,伊朗是守卫里海利益的重要屏障,里海蕴藏的资源可与波斯湾相媲美。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逐渐缩小了对里海的包围圈。一旦伊朗失守,俄罗斯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益友。在经济领域,俄罗斯自 1997 年开始参与伊朗南帕尔斯气田的勘探开发,俄还是伊朗民用核电市场的唯一获益者,俄伊 1995 年签署布什尔核电站建造合同总金额为 8 亿美元,俄有 300 家企业参与,创造了近 2 万个就业岗位。2002 年,俄伊还签订了和平利用核能议定书。2005 年,伊朗又表示有两个核电站准备向俄罗斯招标。因此,对俄来说,保持与伊朗的友好关系非常重要,俄反对任何形式对伊朗的制裁,只是劝说伊朗能在联合国规定期限“最后一刻”停止铀浓缩活动。

对于伊朗核问题,在其恶化之前,始终是欧盟主导这一问题。欧盟为显示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一直希望通过对话对伊朗政府施加影响,使伊朗融入国际社会,实现欧盟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权、反恐和中东地区局势稳定的目标。一旦欧盟的外交努力失败,不仅宣告其预防性外交实践的失败,更会影响欧盟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和地位。同时反毒品问题也需要伊朗的配合。伊朗是金新月地区的毒品输往欧洲的交通要道,欧洲 90% 的毒品来自金新月。多年来,尽管欧盟对伊朗的人权等领域的表现颇有微词,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各国都对伊朗的禁毒工作给予了相当数量的物资和资金支持,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经济领域,欧盟国家每天从伊朗进口原油 86.9 万桶,约占其进口总数的 4.5%,从 1995 年开始,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公司开始陆续参与伊朗油气勘探开发及相关工程的承包项目,已签有数十个公司。而欧盟与伊朗的双边贸易额每年达 200 亿美元,2004 年财政年度,这一数字占伊朗总额的 26.4%。由于利益的牵制,这使得欧盟在伊朗核问题上并不总是唯美国马首是瞻。

在与伊朗相关的国家中,日本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也不得不因为石油与美国拉开一定的距离。伊朗是日本第三大原油供应国,占总量的 16%。2004 年,日本从伊朗进口原油 2830 万吨,价值 80 亿美元,同年日本和伊朗在能源合作上日益密切,美国曾公开警告日本。2006 年以来,日本重整旗鼓,准备加速开发,目的是让美国承认既定的事实,承认日本在伊朗的利益。日本经济产业省次官杉山秀治对外公布了日本政府的立场:不会因为伊朗核问题而改变与伊朗的石油合作。日本在此问题上不会完全同美国步调一致。

印度作为南亚地区大国,进入 21 世纪以来,更是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伊朗的关系。印度的外交战略是希望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更稳定的友好关系,加强与伊朗的关系正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 年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访问德黑兰,参加了在德黑兰举行的第十一届印度—伊朗联合委员会。2001 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伊朗。2002 年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奥马尔·阿杜拉访问伊朗。2005 年印度政府宣布已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 400 亿美元、为期 25 年的液化天然气协议<sup>[2]</sup>。可以说无论从战略安全角度,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印度都会继续加强与伊朗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伊朗

核问题上印度不会步美国后尘的。此外,伊朗目前的核强硬政策亦是基于其判断国际环境的“有机可乘”,内贾德在“伊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既反映他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取向,但更重要的还体现出伊朗对安全环境和国际处境作出的战略性判断:伊朗成为美国 4 年多的反恐战争最大的受益者,伊朗目前处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的最佳环境,伊朗应该利用这难得的有利时机,争取最大限度服务于伊朗长远的战略利益,其有利的地区安全环境和国际地位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什总统发动的“反恐战争”先后推翻了伊朗宿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而美军则陷入伊拉克动乱的泥潭之中,美国对伊朗进行战争威胁已降低到了最小程度。伊朗深知,尽管美军目前仍大兵压境,但锐气已尽,已成为强弩之末。美国在伊拉克的“反恐战争”遭受重大的挫折,极大地挫败了布什政府当初咄咄逼人的气势,同时,也增强了伊朗对抗美国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强行推行“美式”民主,结果其控制伊拉克局势的能力在逐步缩小,而伊朗的影响力却在不断扩大。2005 年初,伊拉克什叶派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后,两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昔日的冤家对头如今成为了伙伴。两国加强了在政治、经济甚至在安全领域里的合作。伊朗被视为对伊拉克政局发展“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第三,2006 年秋季,美国举行议会选举,结果参众两院均是以民主党获胜利而告终,这对共和党人布什政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打击,由此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改变其伊拉克政策。这一事实无疑增强了伊朗内贾德政府抵抗美国的信心和底气。

从国内因素角度看,伊朗之所以一直敢“硬碰硬”,是因为伊朗一直认为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字国之一,不能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伊朗进行浓缩铀活动,只是伊朗在民用核领域研究及和平利用核能的一种表现,是伊朗享受应该享受的权利的一部分,正如伊朗总统内贾德所说:“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框架内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是伊朗的一贯政策,但是加入该机构 30 多年来,伊朗没有得到如何好处。如果他们(西方国家)企图阻挠伊朗拥有正当的核权利,那么伊朗将重新考虑自己的核政策。”此外,伊朗手中的几张王牌亦是伊朗坚持其核强硬政策的资本和本钱。一是军事牌。伊朗军力在中东仅次于以色列和土耳其,排在第三位。伊朗有精锐师 12 万伊斯兰革命卫队,42 万正规军,35 万后备军,200 万民兵,它的杀手锏主要是导弹。据西方观察家称,伊朗拥有中东地区最大的导弹库,其中“流星”号系统导弹、“蚕式”改进型导弹、最新试验成功的“圣泉”(卡萨尔)隐型岸舰导弹等,战时将对美军构成一定威胁。二是石油牌。伊朗原油出口据世界第四位,在欧佩克中据第二位,目前国际油价已突破每桶 80 美元,如果伊朗因战争停止石油出口,世界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三是盟友牌。伊朗在国际上的主要盟友是俄罗斯,在中东主要有叙利亚、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政治派别。此外拥有 40 个成员国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是伊朗政治和道义上的靠山。四是政治牌。尽管美国不遗余力地推动对伊朗制裁或打击,但由于有伊拉克战争的前车之鉴,加上美与德、法等西方盟友的分歧以及俄、中、印等大国与伊朗有重大贸易和能源利益的影响,美国想获得安理会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授权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五是实力牌。伊朗国土面积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宗教信仰强烈,民兵武装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这些都是伊朗在面临美军侵犯时可依靠的实力。

### 三

从波斯民族信仰的特点看。伊朗信仰的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什叶派只承认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及他的直系子孙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和穆斯林的最高统治者,而和当时所谓的“正统派”逊尼派(承认穆罕默德后的倭马亚王朝)背道而驰的。因此什叶派从产生之日便处于一种受压制、受迫害的地位,他们一直在为获得合法的最高权力而不懈斗争着。在伊朗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伊玛目侯赛因因娶了征服时期沦为奴隶的萨珊王朝的末代公主为妻,所以历代伊玛目都有萨珊王族的血统<sup>[1]</sup>。这一传说是波斯民族意识的发现。什叶派信仰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什叶派在成为伊朗的国教以后,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独树一帜,以什叶派的形式保持、展示着自己的民族特色。什叶派信仰所产生的宗教意

识、宗教感情和伊朗人民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积淀为伊朗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sup>[4]</sup>。从其民族信仰的角度可以看到,波斯民族是个自尊心很强而不易征服的民族,这种血性的民族性格和舍身为教的精神决定了其领导人不可能轻易向外部势力低头,因为轻易向外部势力认输就有可能使国民看不起,从而失去其威信和领导权,从这一点上分析,伊朗领导人肯定不会在核问题上退缩。再者,伊朗的民众,特别是参加过两伊战争的老兵们对欧美国家干涉伊朗的核计划亦都义愤填膺。他们认为“核能是我们无可争辩的权利,当年萨达姆用化学武器对付我们的时候,是西方国家支持了他”。正如德黑兰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萨迪克·齐巴卡拉姆说:“所有的指标都显示,很多人,包括那些反对现政权的人,都倾向于支持该计划。对伊朗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问题。西方的反对实际上让伊朗强硬路线者获益”。<sup>[5]</sup>几千年来历史塑造了伊朗人民不屈的民族个性:坚毅、执着、抵抗和倔强。这种个性使他们意识到欧美国家对伊朗的核干涉、强行通过的限制伊朗核发展的决议案显然是对伊朗的国家压制、民族欺凌。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国家(如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等)能从核能利用中受益,而伊朗就不能。伊朗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识:欧美的做法体现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西方核垄断的强盗逻辑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主义理论。想当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在几乎整个世界与之敌的情况下,在捐躯百万、耗资数千亿的情况下,至始至终、从不妥协的精神动力源泉一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今天伊朗新政府所体现出来的强硬政策正是伊朗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特性的体现,展示了波斯民族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

从内贾德的个人特点看。内贾德属于国内成长的“第二代革命者”,是务实的“少壮”保守派,出身社会底层,曾是神职人员阿亚图拉梅斯巴—亚兹迪的信徒。当选为总统后,组成了一个强硬内阁。在新内阁里,前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和伊朗最高领导人的亲密盟友阿里·拉里贾尼,被任命为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主席,保守派议员迈努舍尔·穆塔基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们都坚决主张伊朗实施核计划,强烈抨击西方干预。内贾德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就是安排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清真寺,目的是为了清除“腐朽的西方文化”。在核问题上,内贾德反对任何妥协,他认为,伊朗必须顶住国际社会的压力,拥有自己的核技术。他表示,以和平为目的获取核技术是伊朗全民族的要求,伊朗领导人必须全力满足这一要求。

总之,伊朗核强硬政策是多种因素的产物,是美国当前所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黩武主义政策的结果,亦是美国推行“大中东计划”战略所逼迫的产物。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倒下的过程使伊朗对美国的中东战略已渐渐看清,自己处在虎的必经之路上,任何的让步、装死都是没用的,也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就可以理解伊朗为什么对俄罗斯的方案、欧盟的建议置之不理,对美为什么如此强硬。虎要从这儿过,狼只有一拼,坚持强硬政策是伊朗的唯一选择。

#### 参考文献:

- [1] 唐志超. 当前伊朗核危机透视[J]. 现代国际关系, 2005, 6.
- [2] 胡庆亮. 能源三角地区与中印能源竞争和合作[J]. 国际论坛, 2005, 5.
- [3] [苏] 谢亚托卡列夫. 世界各族历史上的宗教[M]. 魏庆征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4] 李阳, 于卫南. 论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的交往性特征[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1(5).
- [5] (美) 安格斯·麦克道尔: 西方压力惹恼伊朗民众[N].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2006, 4, 24.

责任编辑: 文建明